



王昆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

帮人度过最后时光

▲本报记者 王坤

早晨,看见医生走进病房,8床患者整了整病号服,喝口水,静心等待医生查房,为这一刻他似乎准备了许多。

“昨天怎么样?”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疼痛治疗科主任王昆问。

“咳咳,”他先清了清嗓子才道,“昨天下地上厕所了,回来腰还行,这次没疼,但腿没劲;另外,胸两侧,就这、这,还有右肩,”他在身上上下左右比划着,“这两天疼得厉害,您说这是怎么回事?晚上睡觉偶尔还有点憋气。主任,什么时候给我做治疗?”

“尽量别下地,腿没劲小心摔着;少坐,减少腰椎承重。先调调药,把身体调整好了,我们再谈下一步治疗。”

“那我什么时候做治疗呢?”再次询问的他有几分急切甚至是期待。

他,31岁,国有企业技术骨干,家中独子。小家庭幸福美满,妻子娇小温柔,1岁多的儿子刚会叫爸爸妈妈,聪明可爱,生活本来美好又充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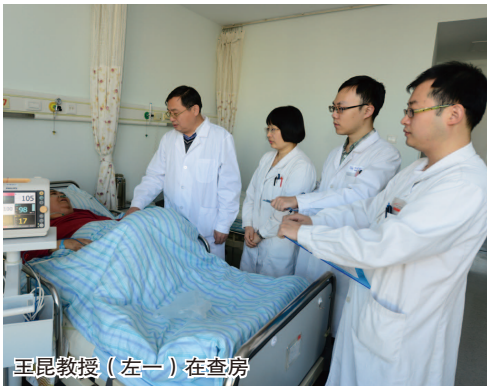
他似乎也感到了什么,医生再查房时,他开始平静地叙述自己的症状,不再急切地询问治疗,不再谈出院。而妻子每次都在一旁静静听丈夫诉说夜里的不适,有时她会撇过脸找些事做,显得忙忙碌碌,再抬头时却已红了眼眶。

王昆了解到,自丈夫生病以来,她就辞去工作,将年幼的孩子交给父母看管,整天守护在医院。但随着疾病进展,丈夫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焦躁,曾经有说有笑的他们,现在总相对无言,而后连“要不要盖被子”这样的关心都开始让丈夫厌烦。“他恨自己因生病越发虚弱的身体,但却因恐惧,逃避了解自己的病情;她,因公公不让说出实情,面对挚爱,只能藏住‘秘密’,承担所有压力,她何尝不万分害怕。”

王昆将这一切看在眼里,更触动在心中,他说,“家属常因担心患者知道实情后崩溃、放弃、生存时间变短,而选择说谎。但更多情况下,反而是家属承受不了这样的事实,替患者做了决定。病情告知变成横在亲人之间的一道鸿沟,患者置身迷宫中,不知出口在哪里;家属置身迷宫外,想帮却又无能为力,最终留下诸多遗憾。”

今年1月31日,他走了,曾经心心念念回到原来的生活,却在临终前都没能对妻子说上一句感谢,嘱咐父亲保重身体,给孩子留下多些回忆。

这是王昆2014年感触很深的一件事。他觉得,丧亲是任何人在失去所爱或所依恋的对象时都会面临的境况,关键是如何度过这个难关。“当患者面对死亡时,医生尤其应给予患者及家属帮助,这应是医生的责任。或许我们能通过了解死亡、死亡过程及丧亲,更好地计划生活、武装自己,直到患者与亲人能相互支持,度过最后最宝贵的时间。”



王昆教授(左一)在查房

希望。但7个月前,他发现自己出现手脚乏力、说话语速变慢的情况,就医后查出左脑室旁占位,继而确诊左肺癌,伴发脑转移、多发骨转移及肝、脾、肾转移。对于这一切,他只知道脑子里长个小瘤子,伽马刀已去除;同时腰也出现了一些良性病变,但位置不太好,不好处理。他希望能马上好起来,回归以往的生活,担起单位、家庭中应有的责任。但他不知道,曾经的一切都回不去了,前面只有更凶险的情况等着他。

治疗两周后,随着止痛药增加,他的疼痛得到了缓解,但憋喘日益加重,无法脱氧,夜间常憋醒或做噩梦、心慌。

我的二〇一四
我的二〇一五

如果能把病情告知、死亡教育、哀伤辅导都融入到临床工作中,那么逝者或能走得更安心,生者也能少些痛苦,而彼此的遗憾都会更少一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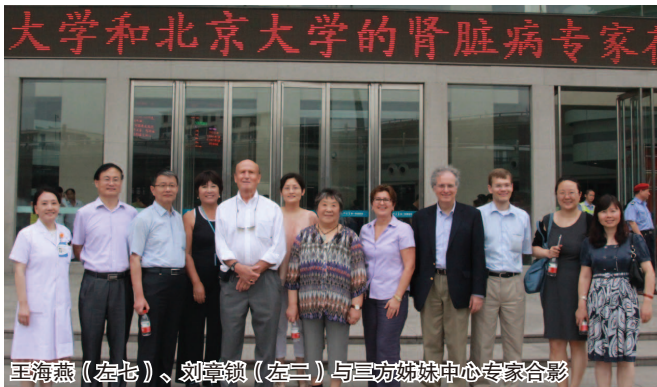


知命之年

王海燕教授的精神力量一直鼓舞着刘章锁,他要带着与王海燕教授相同的“名利淡如水,事业重如山”的信念,在求实敬业的行医之路上继续前行!



刘章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



王海燕(左七)、刘章锁(左二)与三方姊妹中心专家合影

带着她的信念前行

▲本报记者 杜远

2014年,最让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刘章锁高兴的事就是“国际肾脏病学学会-肾脏病三方姊妹中心”落户该院,标志着该院肾脏病中心真正与国际接轨,将在与国内外著名院校的学科合作上翻开新的历史篇章。

然而,喜中带悲,贺中含泪!刘章锁在高兴的同时,不免又想起那位亦师亦友,给予他和该院肾脏病中心无数帮助的“中国肾脏病学之母”——王海燕教授。

2014年12月11日凌晨3时52分,王海燕教授不幸仙逝。初闻噩耗时,刘章锁一下子惊呆了。彼时,他甚至还清晰地记得一个月前,王教授说让中心的赵占正陪着到兰考去看看,参观学习焦裕禄!说河南的博物院珍藏着中国的历史,要前往慢慢体会!“没有想到时隔不到一个月,敬爱的王老师就匆匆离开了我们。她的话犹在耳畔,但斯人已逝,只能长存幽思了。近来,我时而触景生情,心中悲痛;时而思其教诲,心存感恩。”谈及此,刘章锁似乎陷入了深深的回忆,久久没有再说话。

“最近,我也经常回想起与王教授相处的点滴。”赵占正也向记者讲述了一个让他颇受触动的与王教授相处的小事。2014年11月,美国肾脏病年会上,在下午会议结束后,各团队各自集合去当地的餐馆相聚。正当大家热闹地计划着去哪里寻找美食时,赵占正看到人群外抱着资料匆匆路过的王教授,就邀请她同去用餐,而王教授却说:“你们去吃吧,我再开个会。”“那时已是结束满满一天行程的傍晚了,要知道,

整场会议,王老师都是坐在最前排,专心地听课,认真地记录。我甚至听到外国学者都在谈论,‘老人家每场会都是从头听到尾,身体怎么吃得消!’散会后,她却还不去吃饭,依旧忙碌着!”

刘章锁回忆起以前王教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“人家觉得我有用,我就会很幸福!”她6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都在为患者解除痛苦,为国家分忧解愁!她被誉为“中国肾脏病学之母”,她引领了我国肾脏病学学科的前进,让我国肾脏病学界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许多个“零”的突破。“在她的世界中,她只是一名简单的肾脏病研究者,孜孜不倦的努力,只为能够更好地帮助更多的肾脏病患者。在我们眼中,她是桃李满天下的肾脏病学导师,我们中心发展的每一步均饱含着她的教诲与指导,每一项成绩的取得也都凝聚着王老师的心血与汗水。”悠悠讲述的过程中,刘章锁言语中一直饱含着对王教授无限的敬佩。

2014年,于刘章锁来讲,喜、怒、哀、乐或许都有;2015年,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生活的五味也将继续品尝。但是,王海燕教授的精神力量会一直鼓舞着他,相信他会带着与王教授同样的“名利淡如水,事业重如山”的信念,在求实、敬业的行医之路上继续前行。